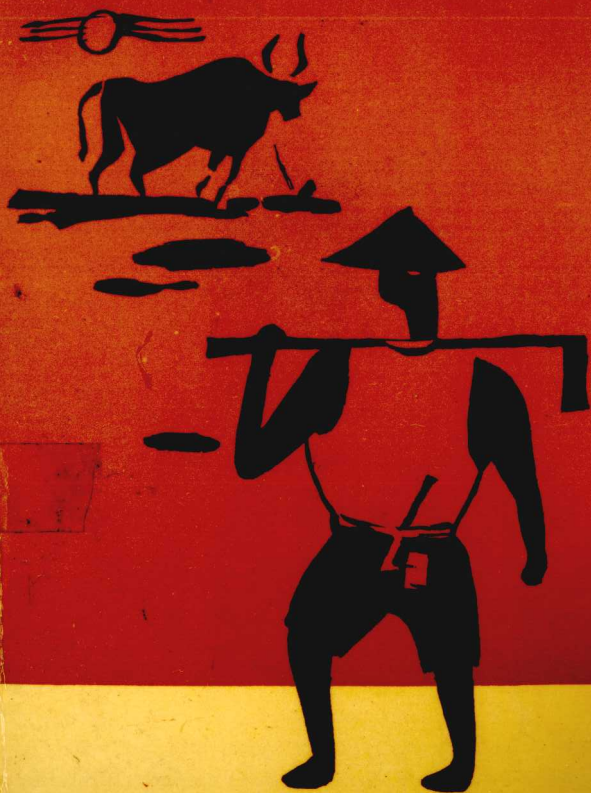


贵州民族出版社

唐似亮 著

土地情话



唐似亮
著

土地情话



序

孟继尧

珠江的源头在滇东的马雄山麓，这个论断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得出的。几百年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自一九八五年八月国家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曲靖地区行署在珠江源头立碑正本，珠江源的名声和影响却日渐扩大了。从自然景观上说，珠江源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更变，关键是人们今天赋予了珠江源更多的人文内涵，人们看待珠江源的目光变了。

珠江源是生命之源。一水既出，经历了千山万壑，九曲十八弯，流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纳百川精华，终汇成一条滔滔溢彩的珠江，孕育出一个千里平沃、万顷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这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瑰丽动人的。把水源视为生命之源，体现了人类寻根的愿望和思想。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审美观念的提高和变化，珠江源将对人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吸引力。

地处珠江之源，是生命的发源地，历史和岁月赋予了滇东地区鲜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实际上，曲靖地区也确实拥有非常古老悠久、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这里曾是蜀身毒道的东道和秦五尺道经过的地方，是由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窗口，是雄关险隘。是魏晋至唐初辖云贵川大部地区的南中地区的治所，古老深远的爨文化的发源地。南诏时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蛮

结盟的重要史实，也发生在这里。近现代在云南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红军长征过云南等，无不与滇东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与岁月曾在滇东地区导演过无数激荡人心的悲喜剧，造成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异常丰富。其中自然有正误之分，是非好坏之分，但只要我们细心加以甄别，加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好的东西，将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从事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参考，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好的素材。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我区的文学创作有了明显的发展。一部分作品在国家一级的刊物发表，有的获了奖。一方面，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全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在云南文学界，曲靖地区的文学创作比较注意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历史特色，这应该是我区的文学创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根本原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只有独具特色的东西才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文学作品就更是如此。时代的特色、历史的特色本来是宽泛的，一旦同地方特色结合，就变得突出和具体了。这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是我区的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写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提倡写熟悉的生活，同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工作者们都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编辑出版《珠江源文丛》，是对我区文学创作的一次初步检阅和总结。尽管出书的范围有限，人数还不多，但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丰富，但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积极的精神产品，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

的目标和宗旨。不可能有无目的的文艺，只要形成作品，只要见诸文字，不同的客观效果也就随之产生了。效果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目的，但二者显然不可能没有联系。好的动机和目的不一定都能得到好的结果，这确实是事实。但消极的不健康的出发点，就只能导致消极的后果，这却是规律了。我们的文学作者、文艺工作者应该严肃对待。

改革开放，给曲靖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古老的珠江源红土地，已将自己置于新时代新世纪的窗口。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遇。生活在珠江源头，生活在它的历史的沿续与发展中，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创造出我们精神的和物质的优秀产品。珠江源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熟悉和了解这块土地，把握它的过去和未来，就是我们的职责。饮源头活水，满腔热忱地奉献自己的才情才思，我们的事业必将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发达，走向繁荣和成功。我们一直都这样希望着，我们一直都这样奋斗着。

1992. 11. 18

目 录

序.....	孟继尧(1)
秋 雨.....	(1)
春雨沙沙	(15)
爱 情	(24)
蜜 桃	(31)
婆媳仨	(38)
妈妈呀妈妈	(54)
梨园深处	(86)
卖 梨.....	(109)
土地诗篇.....	(118)
土地魂灵	(118)
土地情话	(131)
土地狂想	(160)
回头看看(代跋).....	(178)

秋 雨

淅淅沥沥的秋雨无休无止地下着。牛毛似的雨丝飘飘洒洒，洗涤着稻子将熟的田坝。白茫茫的雾子忽而涌上高山，忽而流下坝子，似乎要掩盖住诱人的秋色。冷冷的秋风则不愿意自己的创造被掩埋，奋力地撕开雾团，将秋色抖露出来，并将那醉人的清香四处扩散。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傍晚。天黑了，坝子上亮起了几点灯火。叶子发黄的枝条在雨丝中抖动。泥泞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影。静极了！

公社大院的伙房里，早已燃着了一大盆炭火。火盆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公社党委书记韩复山，另一个是刚从城里来的省报记者。韩复山刚满五十，从他满脸刀刻似的皱纹来看，是一个果敢坚决的人。此刻，他正对心情焦急的记者说：“同志，放心，我已经打了电话，敢保证明天一早，谷清明必定来到你的面前。”

记者没说什么，望了一眼门外不大不小的雨，终于开口说：“我真想立即就见到他。特别是你刚才介绍了他的事迹，我真有点按捺不住了。”

“那倒是我的失算了。我本来想稳你一下，不想适得其

反。”韩复山哈哈笑着，那种对于自己的部下的一种自豪感毫不掩饰地露出来，“说真的，在我们公社上百个队长中，他不数一也数二。虽然我从来没给他吃过偏食，可他就是争气，从来不愿耍龙尾……算了，我还是不说为好，等明天你见了他，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韩复山的话音刚落，门“哗”地一下被推开了，随着走进一个壮汉。他披着塑料雨衣，戴着篾帽，打着赤脚，高绾着裤脚，脚掌上稀泥糊涂。一进门，就象钉子一样，站住不动了。由于帽檐遮住了灯光，看不清他的模样，只看见从雨衣上淌下的水落在他的脚掌四周，很快就汪了一小片。

屋里的两个人，同时一愣，呆望着这位不速之客。还是韩复山先叫起来：“好啊，谷清明，是你呀！”

记者一听说来人就是谷清明，也又惊又喜，连忙跑过去，拉住谷清明的双手，一个劲地说：“谷清明同志，你来得正好！来，这边坐。”

谷清明的态度异常冷淡，推开了记者的双手，走到一边，摘下身上的雨具放在墙角，才在火边坐下。他的脸紧绷着，脸色有些青紫，嘴紧抿着，那双饱满的大眼睛里，流露出难以表述的歉疚。

然而屋里的两个人都没有察觉。韩复山还在眉飞色舞地说：“我们这位队长准是憋不住了。让他明早来，他今夜就来了。来就来吧！清明，祝贺你！省报的记者来采访你的事迹了，就快汇报汇报吧！”

谷清明的头低了下去。

“唔，还不好意思呐！没什么，反正做过什么就说什么，别埋着捂着啦！”韩复山说。

谷清明的头垂得更低了！

“你瞧瞧，这象什么话？又不是大姑娘做媳妇，把我的脸都丢光了！”韩复山的高兴中有几分生气地说，“跑来了又不说，不说你跑来做什么？”

谷清明的头慢慢地抬起来，脸色变得苍白，嘴唇蠕动着说：“我是来自首的！”

“自首？什么自首？”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反问。韩复山心中暗自吃了一惊。

“我不是，不是你、你们所说的先、先进人物，我老、老实说、这些年来，我、我、我一直搞、搞瞒产私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啊！”象日头正辣时打了个大炸雷，记者惊得目瞪口呆。韩复山从座位上弹跳起来，连声地说：“什么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这些年我一直搞瞒产私分！”

“咚！”韩复山一拳擂在饭桌上，脚狠狠一跺，冲着谷清明愤怒地喊道：“好你个谷清明，党和大家信任你，你却做出这等丢羞的丑事，不，是犯罪违法的事。欺骗党，欺骗国家，你对得起党吗？”

谷清明一下哭出声来：“对……对不……起……”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做？你是一个党员，难道不晓得这是犯罪的行为吗？我问你，你的党性，你的良心到那里去了？”

谷清明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是哭！

“还淌什么猫尿！有本事做就抵挡着，你早淌三年就好了！”韩复山怒气冲冲地质问，“现在，你说呀，是谁让你做的？”

谷清明止住了哽咽，扬起泪痕斑斑的脸，吐出了一个简朴

的字：“你！”

“什么，是我让你做的？呸！”韩复山挥起拳头，狠狠朝谷清明脸上劈来，但理智又使他清醒一点，手臂微微一屈，拳头擦脸而过。但是，他还是怒不可遏大叫道，“你不要猪八戒过稀柿洞——倒打一耙，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做过？”

“你虽然没有说过让我这样做，但却是你不断地逼着我这样做！”谷清明苍白的脸色开始泛青，紧盯着韩复山，恳求地说，“韩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半句，你不要跳，不要叫，坐下来，等我说完之后，你打我枪毙我都行。我不怨你，一切我自己担着。韩书记，你耐心地坐下来吧！”

韩复山强捺着火气坐下来。谷清明又说：“记者同志，我请你把我所说的一切记下来，一是明证，二是参考。”

记者掏出了笔记本和笔，准备速记。

“好吧，我把一切都抖落出来！”谷清明镇静了一下，然后开始了叙述。他说……

二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来到了。

农民的一生没有多少盼头，就是只有盼望着秋天，因为秋天决定着他们的衣食饭碗，所以秋天成了人们的希望。当希望满足时他们欢欣鼓舞，当希望破灭时他们心情凄凉。他们盼望着秋天，在送走秋天同时又创造着秋天。春天里顶着风沙下种，夏日里冒着烈日中耕，流下了多少汗水哟！秋天姗姗迟来了，任何人可以想见劳动者的心情！特别是这个经过几年动乱之后好不容易得来的秋天，看一眼是金的，闻一口是香的，人

人都不住地摩拳擦掌，巴不得一把将秋天捏在手心里。

一天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巍巍的西山镶上一道火红的光环。我刚刚收工回家，就听得外面一阵单车铃响，探头一看，韩复山主任从车上跳下，把车往墙上一靠，急匆匆跨进门来，兴奋地说：“祝贺你呀，清明同志。上任一年就取得了好成绩。我一路来着，看着这田里金子一样的谷子，馋得我都淌口水，巴不得弯下腰狠狠地咬上一大口。”

我也被他说笑了，说：“这是大家的努力！如果光我一个人，是捆干柴也发不了多少热。”

“是的，是的，农民嘛，第一是齐心，第二是勤俭，有了这两条，石板上也能开花呢！”韩复山接过我沏来的茶水，连一口也没顾上喝，就象一个老师考问一个得意门生一样的询问我，“清明哪，丰收了，我们该怎么办呐？”

这还能难住我？我顺口就来了：“先国家，后集体。我们队委会已经研究好了，把最好最好的谷子晒干交公粮，然后集体提留，再分给社员……”

韩复山皱皱眉头，打断了我的话，说：“眼光短浅哪！清明，你这样做就算先国家了吗？”

我连忙解释说：“生产队这几年都减产，今年正应恢复元气，就象一个体虚的病人，只能多吃点补药，不能再喝泻药了……”

“啊呀，说了半天，你哪是先国家？你想想你说的这些话，你把国家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余粮嘛……”

韩复山打断了我的话，纠正说：“现在叫忠字粮了。这比余粮更进了一步。你没听见广播报纸里说的吗？我的谷清明同

志，你这种思想太落后、太狭隘了。你想想为什么叫忠字粮？就是直接向毛主席表示我们的忠心赤胆的。我们是农民，没有什么，就只有用我们生产的粮食来表达我们的心愿！而你却说什么泻药……哼，我都替你难过。”

我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

韩复山解开衣裳扣子，露出胸膛上的几大块紫黑的伤疤，痛苦地说：“你瞧瞧这是什么？这是旧社会留给我的纪念。我十二岁那年，就被迫当了地主的小长工，一天当牛做马，吃的馊饭酸汤。有一天，累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地上睡了一小会。那狗杂种来了，就用刺棍子迎胸打我。刺棍下来，刺扎进肉里，刺棍上去，血从刺眼里冒出来……”他有些说不下去，“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让我成了人，当了干部，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怎么能不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呢？别说是几斤粮食，就是刮下我身上的肉，我也干！可惜我们能拿出的东西太少了，难以报答海洋深的救命之恩。惭愧啊！”说着说着，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里簌簌地淌下来。

我的眼睛也湿了，鼻子也酸起来。但是，我也不无担忧地说：“韩主任，我通了，可别人……”

韩复山擦干了眼泪，说：“你就把这些道理讲出来，难道他们都是吃石头长大的？”

后来，在队委会上，我就这样说了一通，大家都热泪盈眶，一致说道：“交吧，交吧！”

我真高兴。

秋天很快过去了。田坝里又钻出了嫩生生绿油油的蚕豆芽和麦苗。这个时候，公社召开了庆功大会。那一天，我刚走进会场，韩复山同志就满面春风地向我走来，一把拉住我的手

腕，挺神秘地对我说：“跟我来。”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到台子上坐下，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清明，大喜事啊！”

“什么大喜事？”我象是走进八卦阵，不晓得东南西北了。

韩复山尽力地压住自己的激动，随手抖开一张报纸，高高地举在脸前，嘴在报纸后边对我说：“你看。”

我一看，心也猛地狂跳起来。第一版的头条用大红字印着《忠字花开万里香》的大标题，下边还写着一行小字《谷花村生产队踊交忠字粮》。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韩复山却举着报纸，几大步奔到台前，用宏亮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看哪！快看哪！这是我们全公社的光荣啊！”

台下，“向谷花村学习，向谷花村致敬”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势如巨雷，飞上高高的天空。

我痴呆了。不，我乐坏了，仿佛周身体长出无数柔软的翅膀，忽悠忽悠地离开地面，我的头顶是五彩缤纷的红云，我的四周是五彩光十色的鲜花，我的脚下是奇异斑斓的旗帜，我在其间飞啊飘啊！

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正象冬天枯去的小草春天又发芽一样，人为的矛盾也破土而出了。我从空中落到了地面上，眼花缭乱的景象淡薄了，热烈的欢呼声也绝迹了，迎接我的却是一片吵吵：“队长，我家没粮了，队上给解决一下吧！”

连平时不太求人的谷大嫂，也拉着两个小女儿，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大兄弟，给想想办法吧，大人不打紧，娃娃可难淘呀！”

这个可怜的女人，男人在工厂的混乱中不明不白地死了，她拉小待老，生活的确很够淘的。可是我手里也没有粮食，我

心有余而无力啊！开个队委会，白熬一夜，个个象泥巴做的，一筹莫展。最后，决定让我来公社汇报情况。他们说：“队长，你去吧！你在韩书记面前有面子，好说话。”谁说不是呢？我是公社的典型嘛！

我满怀希望走进公社大院，韩复山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又是递烟又是泡茶，并高兴地说：“清明呀，你咋个老半年不来！这里你应该多来走走。”

“我现在就来了，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

“好啊！”韩复山高兴地说，“谷花村生产队又取得了那些好成绩？”

我的舌头一下子短了半截，绞了半天才算吐出几个字：“韩书记，我是来反映缺粮情况的。”

韩复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说：“哦？你们抓紧解决了没有？”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是叫花子，无法呀！”

“难道我是财主吗？粮食是国家的，不是我私人的，那能随便动？再想想办法吧！”

“能想的都想啦！”

韩复山又耐心地教导我说：“清明，不要一小点困难也经不住，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主要的是你的思想要上得去。就算有几户缺粮吧，那算得了什么呢？缺了细粮可以吃杂粮。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就是有点困难也比旧社会好多了。旧社会那叫什么日子？吃了早上晚上的还不晓得在哪里？有时勒紧裤带，有时吃口野菜糠团，也照样度过来了，难道现在这点困难还度不过来？再说，有些人家缺粮，是活该！分了粮，既不省吃俭用又不精打细算，每天三餐六顿的，不缺粮

才怪？这种人家困一下也好，下一年他就会节约了。”

我说：“这不是一家两家，大多数都这样说。”

韩复山沉吟了一下，在屋里边走边说：“大多数？唔，这倒值得认真研究了。”

我一听有门，便急忙说：“那你们得早点研究。”

韩复山拦住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清明，我问你几个问题。一、你们是众所周知的先进典型，你又是生产队长，先进是从哪里来的？二、在这个先进典型里，竟有人大闹缺粮，不出工，是针对什么来的？三、他们为什么非要让你来公社反映情况？你把这三个问题联系起来想一想，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

真是不说不破，一说破就不得了。明摆着嘛，我们登过报，领过奖，广播过，现在又让我来反映，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吗？哼，好恶毒呀！我愤怒到了极点！

韩复山又拍着我的肩膀说：“清明同志，你还年轻，经的事少，我不怪你！现在，我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宝。”

我的眼睛亮了：“什么法宝？”

韩复山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明同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

“好，快回去吧！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正等着你！”

我怒气冲冲地赶回来。还没进村，远远就看见村头站着一大群人，一见我回来，便一下涌过来，将我团团围在核心。我心上的那根弦绷得快断了！好啊！果然不假，真的是一次有预谋的活动。虽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把我怎样，可是，自己的本能还是促使我做好了戒备，用一种严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说：“你们要干什么？”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队长，我们在这里等你回来。”

我扫视了一眼四周的人群，大多数脸上没有敌意，而是希冀渴望。我想，大多数是受蒙蔽者，应该来个分化瓦解，以便各个击破。于是我说：“有什么好等的，回来就回来了。”

人们又嚷起来：“我们是等你从公社要回的粮食。”

“啊，还在等我从公社要回粮食？拉开被窝做梦去吧！”我生气地说，“忠字粮交上去，还有脸要回来吃！呸，真不要脸，快把脸抹下来揣在口袋里吧！”

人们大失所望，有几个竟嘀咕起来。“当官的还管不管我们的死活？”“真是干部光荣，社员受穷，用我们的空肚皮去当脸！”“这叫什么队长！”

高度的警惕迫使我立场鲜明了，我郑重地大声说：“不要攻击社会主义！谁空着肚子啦？拿刀划开我看看。同志们，要警惕啊！韩主任说，有阶级敌人在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你们可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再受骗上当了！要严厉追查是谁带头叫粮的！”

这一下真管用，没有人再吭声了。我看见人群后边，谷大嫂也拉着孩子急急忙忙的往回走了。我又进一步说：“快走吧，都出工去！”

人们全都走了，只有副队长快嘴大嫂奇怪地望着我，说：“清明，你今天怎么啦？”

“怎么啦？”我想起了他们怂恿我去公社的情景，就冷冷地说，“我总算明白了你们的良苦用心了。”

“你这叫什么话？”她气愤地说，“难道我是敌人？”

“让天来鉴定吧！”

她折转身飞快地走了。

我还没进家，就有谷大嫂的女儿逢春哭哭啼啼地跑来，说：“叔叔，我、我妈吃药吃、吃药了……”

“吃什么药？”

小逢春抽抽噎噎地哭着，半天我才弄清楚情况。原来谷大嫂回到家，就把两个女儿文便出来说：“到外边玩去吧！妈有事！”

小逢春出来不多会，想起忘记在家里的小锄头，便又跑回去拿。一进门，见妈妈正喝着瓶子里的什么，她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就跑进去抱着妈妈的腿，撒着娇说：“妈妈，给我吃点。妈妈，给我吃点啊！”

可妈妈还是不理她，顾自喝着，慢慢的倒在地上。小逢春吓得哭喊起来，拉住妈妈的双手，说：“妈妈，你快起来，快起来，我再不要了。”这时，快嘴大嫂从门前路过，走进去一看，又转头跑了。小逢春才哭着跑出来喊人。

“嗨，这些女人的心胸还没有菜籽大，动不动就找死！”我抱起逢春，说，“别哭了，我去看看。”

刚走进门去，里边快嘴大嫂和赤脚医生来了，两个人正忙着给病人灌肠呢！我虽然插不上手，但也在旁边乱忙。幸好抢救得及时，大危险是没有了，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快嘴大嫂铁青着脸，不和我说半句话。我看着旁边两个眼泪汪汪的娃娃，自个儿讪讪地说：“何苦呢？大人受罪，娃娃也受罪！”

快嘴大嫂死死地盯住我，怒目圆睁，突然爆发地说：“何苦？是你逼着她吃的！”

“我？”我愕然了，“我咋个逼她吃？”

“你想想，你在村子头说了些什么？”